

西夏研究

第 7 辑

李范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西夏研究

第7辑

顾 问 西田龙雄 克恰诺夫
索夫洛诺夫 龚煌城

主 编 李范文

副主编 林英津 马忠建 邓如萍
索罗宁 聂鸿音 池田巧
景永时 韩小忙 荒川慎太郎
孙昌盛 杨 蕤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研究 (第7辑) / 李范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04-7580-4

I. 西… II. 李… III. 中国 - 古代史 - 西夏(1038 ~ 1227) - 文集
IV. K246. 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75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李成树
责任校对 淳 然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9.75

插 页 6

字 数 786 千字

定 价 3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夏研究》总序

20世纪初，先后在我国内蒙古的黑水城和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蔚然成为大观。东西方学者苦心摸索，终于使这种乍看酷似汉字，细看一字不识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得到破译，渐通其读。我国学者致力于斯学者首推罗福成、罗福苾兄弟，他们收获颇丰。可惜罗福苾英年早逝，年仅26岁，使人扼腕叹惜。罗福成热心此学，为《西夏文专号》慷慨解囊，赞助赐稿；不幸晚年遭遇“十年浩劫”，死于非命，时年61岁。

灵武出土的西夏文献，于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王静如先生刚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便开始了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特别是潜心于灵武出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研究，并于1931~1933年陆续出版了《西夏研究》1~3辑。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死于冤狱，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将他的论文及西夏文字典手稿影印出版，1962年授予文学最高奖——列宁奖金，从此西夏学获得新生。苏联出现了以克恰诺夫为代表的一批西夏学专家。同时在日本出现了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等专家。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静如教授也开始招收西夏学硕士研究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为了研究西夏学毅然志愿来到西夏发祥地宁夏工作。

1985年9月，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的黑伯理同志宴请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她对黑主席自豪地讲：西夏在你们中国，西夏学在我们日本。

1996年5月，李范文应邀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时，将其专著《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赠给有关专家、学者。不久，日本著名语言学家高田时雄教授来信称：“20世纪60年代，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日本。80年代以后，西夏学由日本转回中国，你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现在我们有一批像李范文先生那样不为名利，甘心寂寞的学者。如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韩荫晟先生，他比李范文迟来宁夏一年，亦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终于整理出五百余万字的《党项西夏资料汇编》，为撰写《西夏通史》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均设有专门研究西夏学的学术机构，有的还有招收西夏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本人毕业于大学历史专业，深知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李范文先生虽然年逾古稀，

但他对西夏学的执著，献身斯学的精神，感动着我。他主持的重大项目——《西夏通史》、《中国藏西夏文献》和《西夏学大辞典》等，自治区人民政府始终给予大力支持。王静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西夏研究》1~3辑，掀起了国内西夏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七十余年后的今天，由李范文先生主编的《西夏研究》又要出版了，这对西夏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夏学是“绝学”，也是“显学”，在某种程度上讲，西夏遗留下来的文化业绩，永远是中国文化耀眼的明珠，而且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愿这个窗口对我们宁夏的改革开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预祝《西夏研究》茁壮成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马启智

2005年7月9日

Preface of the Tangut Studies

In the early of 20th century, a huge collection of Xixia document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Khara Khoto and Lingwu county, former in Inner Mongolia and later in Ningxia. The finds were studied by schola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dead" characters which look just lik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finally were decoded. The brothers of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firstly began to study Tangut in China. Unfortunately, Luo Fuchang lived only for 26 years; Luo Fucheng continued the research work,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Xixia Characters, but good time do not last long, Luo Fucheng died during so called "Culture Revolution", aged 61.

Xixia documens found in Lingwu were kept at Beiping library in 1929. When Wang Jingru graduated from Qinghua University, he began to study on Xixia characters, especially on Jin Guang Ming Zui Sheng Wang Jing, in Sanskrit Suvarna - prabhasa . During 1931 - 1933, Wang Jingru published his academic result: Tangut Studies, which made him get prize of Oriental Stanislas Julien in France in 1936. 1937, preeminent scholars, I. A. Ivanov and N. A. Nevski were died in prison as the victims of Stalin's purges. At the same period, the world war II broke out, Tangut studies downcasted.

Tangut studies revived around 1960, Nevski's essays and manuscripts dictionary and Soviet Union were published. Moreover, he was awarded highest prize of literature: Lenin Prize. The spring saw the Tangtology, many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is field, such as E. I. Kychnov in Soviet Union, Nishida Tatsuo and Hashimoto Mantaron Japan. Pro. Wang Jingru began to recruit postgraduates. Li Fanwen, who formerly worked at the Ethnic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where is birthplace of Xixia kingdom.

In September 1985, Hei Boli, president of Ningxia, treated for famous Japanese writer Yamasaki, the guest told the president pridely; Tangut belonged to China, but Japan owned Tangutology. It is true that Tangutology "came back" to China later and bloomed in China in short period through the hard work of many scholars.

In May 1996, when Pro. Li Fanwen was invited to give lecture in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Tokyo, he gave the Homophones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Northwest Dialec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 Japanese experts. Famous Japanese linguist, Prof. Takata Tokio rewrite to Pro. Li Fanwen; in 1960s, Tangut was in china, Tangutology in Japan; but after 1980, the situation changed completely. You are most preeminent scholar in this field.

At present, many scholars like Pro. Li Fanw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Tangutology. For example, Pro. Han Yinsheng, who also formerly worked in the Histor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came to Ningxia a year later than Pro. Li Fanwen. He spend many years to collect documents of Tangut, making the book of the Collection Document of Dangxiang and Xixia from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which more than 500 million words. The History of Tangut benefited a lot from it.

Now days, th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Ningxia, Ningxia University, the 2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Monorities have founded reseach institute for Tangut studies, some of them can enroll postgradates.

I am also graduated from history department, know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angut in Chinese history. Although Pro. Li aged more than 70, he still makes great efforts for Tangutology, which moved me deeply. Pro. Li precides many key projects, such a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angut, the Documents Kept in China, the Dictionary of Tangut etc. The local government supported his work running years. Now, the Tangut studies published which followed that of 1930s edited by Wang Jingru.

The new Tangut Studies will become the academic field of Tangut experts and related scholars, I hope this work should be go on, and the Tangut Studies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which is milestone of Tangutology.

Tangutology is a subject of most difficult as well as that of great influence. To certain extent, heritage of Tangut is bright pearl of Chinese culture forever as well as windo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window also is serviceable for opening and developing of Ningxia. I believed that the bright future of Ningxia will see the thriveness of the Tangut Studies.

Ma Qizhi

Presid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Jul. 9, 2005

《西夏研究》前言

西夏学的产生经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早在19世纪末，欧洲人伟烈力亚（A. Wylie）、蓬拿帕特（P. R. Bonaparte）、沙畹（M. Ed. Chavannes）、德维利亚（Mr. Devieria）等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在我国内蒙古黑水城掘出大批西夏文献，为西夏学的建立提供了资料，出现了一批专家、学者。例如俄国的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聂斯克（Н. А. Невский）、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法国的德维利亚、毛利瑟（M. G. Morisse）、沙畹，英国的布谢尔（T. W. Bushell），德国的本哈底夫人（Mrs. Bernhardt）和查哈（Mr. Zach），美国的劳弗尔（B. Laufer），日本的石滨纯太郎，中国的罗福成、罗福苕、王静如等一批西夏学专家。中国的西夏学这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32年，罗福成自筹资金出版了《西夏文专号》；1931~1933年，王静如出版了《西夏研究》第1~3辑，1936年，他因此荣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

1937年，好景不长。在苏联，由于肃反扩大化，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死于冤狱。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20世纪50年代末，西夏学在日本、苏联悄然兴起。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并编辑出版了他的论文和西夏字典手稿，《西夏语文学》于1962年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金。

在中国，西夏学停滞了近20年，又逢“反右”大劫难。1960年开始复苏，6年后又逢“十年浩劫”。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远见的学者冲破阻力，开始向西夏学进军。80年代，西夏学在中国大陆已成突飞猛进之势。1981年，本人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西夏学术讨论会，被认为是“西夏研究的里程碑”。会后，立即筹划出版《西夏研究》，请王静如教授任顾问，画家李洪涛先生帮助设计封面，大会论文作为内容。我满怀信心，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然而支持我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冰同志突然调去天津工作。从此，不仅《西夏研究》搁浅，连我赴西夏原始居民住区调查所写的《弭药语调查与研究》等专著也夭折了。内耗迫使我一度转向甲骨文研究。

1995年，我主持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计划成立全国西夏学研究会，并实现14年前的愿望——出版《西夏研究》，但因内耗再度破灭。

如今盛世兴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礼贤下士，光临寒舍，指示我培养西夏学高级专门人才，并指出“宣传西夏，就是宣传宁夏”。这种高瞻远瞩之气，高屋建瓴之

势，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如有“枯木逢春”之感！于是我怀着老骥伏枥之志，焚膏继晷，努力完成诸多未竟之事业，以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同时亦不负国内外西夏学界的厚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同志不仅在经费上支持，而且拨冗赐序。我院党组书记齐岳教授、院长吴海鹰教授对宁夏成立国际西夏学研究中心积极倡导和支持。在此，本人谨代表西夏学界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将要面世的《西夏研究》，拟为不定期研究丛书，以编辑出版西夏研究的最新成果为首要任务，希望海内外同仁惠赐大作，共同促进西夏学研究和繁荣。

《西夏研究》第1辑，是我同我的第一位西夏学博士韩小忙教授合著的《同义研究》，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西夏学专家龚煌城教授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研究》中的子课题。征得龚先生的同意，并赐序，首先在此出版。

我希望21世纪的《西夏研究》能够代表西夏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水平，我深信即使我离开了人间，无论谁接替我的工作，他们都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范文

2005年7月8日





[日] 西田龍雄





三十歲時(1958)在京都大學文學部閱讀西夏文獻



六十歲時在京都大學留念



全家福

西夏語研究

I



東方學研究日本委員會贊助出版

座右寶刊行會 刊行

1964



前 言

拙著《西夏語研究》，自 1964 年刊行以來，已歷經 44 年。

此書的副標題是“西夏語的構擬與西夏文字的解讀”，起初我是以闡明西夏語的語言構擬與文字組織為主要目標的。我的研究以手頭的《同音》(複製本)和《文海》、《文海雜類》的歸屬韻，即西夏人自己整理出來的框架為基礎，嘗試着對所謂西夏語的語言體系的複原研究工作。

雖然現在看來此研究成果僅僅停留於最初級的研究階段，却是在當時缺乏資料的情況下所研究出的基礎性成果。

到了 20 世紀後半期，西夏語的研究雖然在各國研究者的努力下，得以快速進展，但並不能充分闡明和複原其語言構造的全部，這與西夏研究的整體同處於發展過程中。

我在本書第 II 卷(1966 年刊)中就西夏文字的基本構造，記述了其分析的概要，之後直到 90 年代中期，還沒有發現此文字組織的新特徵。我認為此文字是表意文字的傑作，是比手邊的漢字優秀很多的表意文字。在表意文字上附加綴字的想法、加入語法信息、表記聲調變化的手法等，這些在其他的文字中是無法看到的特異想法。

我想就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改變想法所取得的新成果以及其出發點和以後展開的研究，簡略敘述如下。

對西夏國來說，設定西夏語為書面語和表記西夏語的文字創作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這兩者之間雖然密切關聯，但實際中這應該是以兩個標準來把握的事情。當然祇通過西夏文字是不能瞭解當時的西夏語的，至少應該區別對待這兩個事業的成果。

這與我當初把語言的構擬與文字分析分開的意思是一致的。

要大致提示兩者之間單位平衡的話，可以歸納為：1)文字單對語言單、2)文字多對語言單、3)文字單對語言多三種。無論那種語言：1)的類型是理想型的，西夏語的情況是 2)的類型比預想的多。其實兩個以上不同的字形實際上對應同一語言單位的情況很多。最初表現出來的是分開書寫聲調不同的例子。

例1 文字標準

字形1 獮 tšhi(上 9)

字形2 獮 tšhi(平 10)

語言標準

tšhi(上 9)根、根本

(同一語言單位)

例2 文字標準

字形1 洒曝 mbifi(上 10)-mbefi(上 33)

字形2 勿曝 mbifi(平 11)-mbefi(上 33)

語言標準

mbifi(上 10)-mbefi(上 33)

低高(高低)·上下

高低上下本來是上聲·上聲的連續,在口語的條件下就變成平聲·上聲的連續了。字形2是爲了記錄變調形而創造出來的。因爲在《掌中珠》中有“人有高下”的使用例,所以,字形2很明確是口語形式。

相對於這樣的語言變形的專用字形的創作不僅是聲調的變化,逐漸判斷出來的是其創作涉及到了相當於西夏語根幹的部分。可以說這種構想是從當初的字形看語言轉換爲從語言水準看字形的結果。

即使從字形上來講,意思上或者語法上密切關聯的兩個語言單位,具有近似的形體這點,是西夏文字的創作者想出來的表現手段。很多情況下,西夏文字其一對字形,即雙生字是對應漢字一字。

西夏語動詞的一部分使詞根形式屈折。比如,“看”中有A詞根形式款 lefi(上 33)與B語幹形式族 li(上 9),“給”中有A詞根形式迅 khĩŋ(平 56)和B語幹形式樺 khĩen(平 42)。都能接續人稱代名詞(先行語照應形),相對於B形式與行爲者(主語)照應,構成行爲者視點文,詞根A形式的情況下,與先行於人稱接辭的目的語照應,構成受動受益者視點文。

代表例


 噴杉璽筱迅噴

給我獎賞·給我


 噴棘輓盍杉璽樺噴

我給庶民獎賞·我

A·B兩語幹形式除了傳達意思信息之外,也傳達了語法信息,通過替換左偏旁的形和字頭的形或者添接別的筆畫來表現其信息,我把此稱之爲語幹變形雙生字,除此之

外,還創作了名詞・動詞雙生字、主格・斜格雙生字、自動詞・他動詞雙生字、固有語・借用語雙生字等,最後還有部族雙生字。總之,西夏語是變體(variant)很多的語言。

西夏人在極短的時期內設定書面語,很好地創作出了書面語的文字,確實讓人敬服。最後我想強調的是僅僅憑借漢字知識的拓展是無法闡明此文字的,是必須從其他角度進行考察研究的知識。

對於把拙著列入《西夏研究》叢書,本人感到非常榮光,非常感謝李範文教授予以的關注。另外對於承擔了繁雜的翻譯工作的魯忠慧女士,在這裏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謝。

本人今年即將迎來 80 歲的生日。接到出版本書的翻譯版作為小生八十華誕的紀念文集,同時計劃作為傘壽之祝的消息,感到無比喜悅。

今年身體狀況不好,2002 年 11 月做了心臟側管手術和右內頸部動脈剝離手術,所幸的是保住了性命,但 2007 年 2 月在接受左內頸部動脈狹窄手術之際,併發肺炎,徘徊在生死綫上。而在本年 2008 年 1 月 6 日早,突發狹心性心肌梗塞,又住進急救醫院等,就這樣反復入院出院。儘管如此,雖然是綿薄之力,心中却始終惦記着為西夏語的研究奉獻所剩無幾的生命。

西田龍雄

2008 年 5 月

[另外關於雙生字論請參照拙文“西夏語研究與法華經”,東洋哲學研究所]



序

我的西夏語研究始于十幾年前，確切地說是在 1950 年。所幸的是當時京都大學文學部開授了石濱純太郎先生的西夏語課。作為此課的報告，我提交了相當長的文章“番漢合時掌中珠的研究”。雖然現在手頭沒有這篇文章的副本，但我還記得此文內容是綜合了《掌中珠》的漢字注音和藏文注音，序論敘述了構擬西夏文的語音形式的方法，給出了《掌中珠》前半部分各單詞的推定音，比較判定了相近語言的 Moso 語、Lolo 語的形式。

當然，此文章自身也還不是很成熟，當時還不知道《同音》的存在，因為我的主要目標是對屬於中國藏語支的諸語言的語言學比較研究，所以，我的西夏語研究，沒有取得超出此文的成果。數年後，偶然的機會，在一家書屋很驚奇地發現了西夏語的韻書《同音》複製本。以此韻書的體係為基礎，結合我以前的想法，得出了更加確實的西夏語音構擬的一種方法。我在日本語言學會第三十五次大會上（1955 年）發表了對此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內容刊載於《語言研究》三十一號上（pp.67-71）。

我的西夏語研究進展之一，是在以村田治郎先生為中心進行的居庸關共同研究時所取得的。在對照專家所複原的音寫陀羅尼的西夏大字刻文的梵文原文時，與我前面所提到的構擬的西夏語音整體幾乎一致，這一發現所帶來的欣喜至今難忘。我的西夏語音構擬的研究成果，當時還是草稿，而且對就此公開發表全文還很猶豫。在上述研究發表要點中，我這樣寫道：“經過這樣的程序，我闡明了《同音》，這是有確切依據的斷片，整個西夏語音素的體係的構擬，因資料不足，沒有完成。但是，如果能參照韻書類的《文海》、《文海雜類》、《文海寶韻》、《五聲韻表》的話，相信西夏語音素體係的構擬就會成為可能。”

雖然當時很明白西夏語音的構擬一定有成功的方法，但因為看不到《文海》、《文海寶韻》這樣的資料，各文字所屬韻類不詳，在得到研究綫索之前，我的研究成果祇有等待發表。去年 Nevsky 氏的研究論文集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中，從 Nevsky 氏的筆記的照片複製，判明了相當多的文字所屬韻類。雖然《文海》、《文海寶韻》殘存的原文尚未全部公